

## 遠求近取，旁搜曲證—從《六書索隱》論明人楊慎的文字學研究

叢培凱

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

摘要：楊慎（1488-1559），字用修，號升庵，四川新都人。《明史·楊慎列傳》稱：「明世記誦之博，著作之富，推慎為第一。」楊慎以博學著稱，在文字學研究上亦有卓越貢獻。根據王文才《楊慎學譜》考證，楊慎曾著有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，如《說文先訓》、《六書練證》、《六書博證》等，至今多已散佚。其中《六書索隱》一書，原亦以為不存於世，其後發現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刻本，今收錄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。由楊慎《六書索隱·序》可知，「遠求近取，旁搜曲證」為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，楊慎以大量的文字學研究資料為基礎，進而呈現己身的研究體系。楊慎對於各家文字研究者學說，有著不同的學術判斷，由此可呈現楊慎「轉注古音」的觀念。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以文字考釋內容及來源角度，對於楊慎《六書索隱》有著負面評價。但此批評面向是否公允？值得討論。今考《六書索隱》體例，乃以韻區分，其下各列考釋之文，考釋內容不拘該字，如有相關者則成一體系說解。此等研究觀念，實與楊慎其他小學研究著作相互聯繫。在文字學史的研究層面上，欲探究楊慎文字學研究的貢獻，可藉《六書索隱》進而釐清、分析其學術定位。

關鍵詞：楊慎、《六書索隱》、文字學、轉注古音

### 前言

楊慎（1488-1559），字用修，號升庵，明四川新都人。其父楊廷和曾任明朝內閣首輔，楊慎年未而立，正德三年（1511）即殿試奪魁。《明史·楊慎列傳》記載，楊慎初仕供職翰林，即有出類拔萃的表現：

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：「星有注張，又作汪張，是何星也？」  
眾不能對。慎曰：「柳星也。」歷舉《周禮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  
以復。<sup>1</sup>

此後，楊慎因「大禮議」政治鬥爭，於嘉靖三年（1524）受廷杖、充軍雲南，最終客死異鄉。楊慎仕途不盡如意，但學術成就豐碩，明人陳大科云：「以論博物君子，其在我朝，則楊升庵先生執牛耳哉。」<sup>2</sup>《明史·楊慎列傳》亦稱：「明世記誦之博，著作之富，推慎為第一。」<sup>3</sup>

楊慎以博學著稱，根據王文才《楊慎學譜》考證，楊慎曾著有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，如《說文先訓》、《六書練證》、《六書博證》等，至今多已散佚。其中《六書索隱》一書，原亦

<sup>1</sup>（清）張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5083。

<sup>2</sup>王文才、張錫厚輯：《升庵著述序跋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20。

<sup>3</sup>（清）張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，頁5083。

以為不存於世，如林慶彰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即秉持此看法<sup>4</sup>，但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其明嘉靖刻本，今收錄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。

明嘉靖刻本《六書索隱》以韻分之為五卷，卷一、二屬平聲、卷三上聲、卷四去聲、卷五入聲。楊慎認為如此區分，「以韻收者，俾易繙耳。」<sup>5</sup>今存《六書索隱》略有闕頁。楊慎於《六書索隱·序》曾云：

慎自志學之年，已嗜六書之藝，枕籍《說文》，以為折衷，迨今四十餘年矣，其遠求近取，旁搜曲證。<sup>6</sup>

該序署於嘉靖二十九年，楊慎當時已六十三歲。「遠求近取，旁搜曲證」一語呈現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。關於楊慎《六書索隱》的考釋文字，於序中亦有說明：

謫居多暇，乃取《說文》所遺，諸家所長，師友所聞，心思所得，彙梓成編。以古文籀為主，若小篆則舊籍已著，予得而略也。若形之同，解之複，而不刪者，必有刊補也。書成，名之曰《六書索隱》。<sup>7</sup>

楊慎經過長年的搜尋積累，欲結合《說文》之遺、各家之說，進而呈現己身的文字研究體系。

《六書索隱》於所收各字下註其釋文，有些釋文亦與他字聯繫說解，如《六書索隱·一東二冬》「工」註釋文中，另有考釋「一」、「丨」、「二」等字，並云：「以上於工字義，有相發而旁及諸字不欲分之，書其全文多此例。」<sup>8</sup>《六書索隱》為楊慎文字學的重要著作，本文欲藉此探析，希冀在文字學史的研究層面上，了解楊慎文字學之體系，並釐清《六書索隱》之學術定位。

## 一、論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對《六書索隱》的評價

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對於楊慎《六書索隱》一書有著負面的評價：

然其中所載古文籀書，實多略而未備……且古文罕見者，必著所自來，乃可傳信；而是書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，使考古者將何所據依乎？<sup>9</sup>

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以文字考釋內容及來源進行批評，考《六書索隱》所收之字，有些的確未註其出處，如《六書索隱·三江七陽》「𠄎」，於下註「古文量」，未明其出處。該字與目前戰國出土文獻中的字形有著明顯差異，如「𠄎」(戰國晚期金文一廿七年大梁司寇鼎)、「𠄎」(戰國楚系文字一包 2.53)、「𠄎」(戰國秦系文字一睡·法 195)。<sup>10</sup>但該字與傳鈔字書所收錄字形相近，如《古文四聲韻》於〈碧落文碑〉「量」字作「𠄎」<sup>11</sup>。此外，《六書索隱·三江七陽》「雙」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，於下分註「雙」、「古文雙」，今考「雙」字未見甲骨

<sup>4</sup> 林慶彰：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(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)，頁81。

<sup>5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今收錄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第189冊(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年)，頁354。

<sup>6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353。

<sup>7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354。

<sup>8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358。

<sup>9</sup> (清)紀昀、陸錫熊、孫士毅等著 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(整理本)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)，頁578。

<sup>10</sup> 與戰國出土文獻、《說文》相關字形，本文取自小學堂 <http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>。

<sup>11</sup> [宋]夏竦編；李零、劉新光整理：《古文四聲韻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2月)，頁26。

文與金文，《說文》小篆字形作「𠃉」，目前可見戰國出土文獻的字形作「𠃉」（戰國楚系文字一望 2.50），皆與《六書索隱》「雙」字形有明顯差異。故《六書索隱》不註出處，確如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言，使人依據有所困難。

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「多略而未備」的批評，筆者以為尚待商榷，因楊慎《六書索隱·序》曾述說該書主旨：

以衰老之年，精力不逮，且圖籍散失，遍閱不能，乃拔其精華，存其要領，以為此卷。<sup>12</sup>

序文中，楊慎已說明《六書索隱》並非求全之作，而是「拔其精華，存其要領」的成果。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的說法影響後世對於此書的評價，如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亦稱《六書索隱》「所收不備，且不注所出」<sup>13</sup>。

從《六書索隱·序》中，亦可解釋該書收字「多略而未備」之因，「遠求近取，旁搜曲證」是楊慎《六書索隱》文字研究的方法，序文亦曾言楊慎取材的文字資料：

《說文》而上，則有大禹岣嶁之碑、周宣岐陽之鼓、呂氏《考古圖》、宣和《博古圖》、郭忠恕《汗簡》、薛尚功《鼎韻》，皆古文也。《說文》而下，則呂忱《字林》、顧野王《玉篇》、陸法言《集韻》、唐元度《九經字樣》、張參《五經文字》、徐鉉《系傳》、林罕《小說》、張有《復古編》、黃公紹《韻會》、鄭樵、周伯溫、楊桓、戴侗、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，悉繙討之。<sup>14</sup>

除上述材料之外，《六書索隱·序》亦闡述己身與師友間的文字學術交流：

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，友太原喬公希大，永嘉林生應龍，亦以斯藝相取。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，肆筆數之，晚乃覺其解詁多背《說文》，有誤後學，欲犁正之而未暇也。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，以韻分之，而無所升汰。林生亦著《通雅》、《逸古篇》博矣，而無所裁定。

文中除論述與李東陽、喬宇、林應龍的學術互動外，亦藉此提出三人在文字學方面的遺憾：一為欲犁正周伯溫之說而未暇；二為對於眾家的字形無所升汰；三為資料廣博卻無裁定。因此楊慎的《六書索隱》的體例，其中即包含「升汰」、「裁定」的觀念，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如此評價，似有失公允

## 二、《六書索隱》文字學史觀與「轉注古音」的關係

楊慎《六書索隱·序》，曾對於各家語言文字學說進行不同的學術評價，以下列表分述：

時代	學者	《六書索隱·序》評價
漢	許慎	咸宗古人，不雜臆見，可謂有功小學矣。
梁	顧野王	以小楷書寫籀古，十訛其九，已自可憾。
唐	孫強	此乃兒童之見，俳優之嬉，何足以污竹素也。

<sup>12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 357。

<sup>13</sup> 胡樸安：《中國文字學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37 年），頁 249。

<sup>14</sup> (明)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 353。

唐	李陽冰	辰古誑俗。
唐	陸德明	從俗訛音。
宋	郭忠恕	雅。
宋	楊桓	博。
宋	張有	精。
宋	吳才老	通其音讀。
宋	黃公紹	析其源委。
宋	鄭樵	師心妄駁。
宋	戴侗	肆手影撰。
元	周伯溫	聞見既陋，經術不通，類撼樹之蟬蛸，似篆沙之蝸蚓。
元	熊朋來	窺班得腎，擷英尋實。
明	趙古則	

楊慎對於各家評價褒貶不一，其中對於元代周伯溫負面批評甚重。周伯琦，字伯溫，著有《說文字原》、《六書正訛》等著作。黨懷興對於周伯琦的「轉注」學說定位於「形體變轉」一類，楊慎《古音後語》曾對於周伯琦「轉注」說提出質疑：

元周伯琦云：「象形、指事，文也；會意、諧聲，字也；轉注、假借，文字之變也。」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，是矣。而云轉注者，側「山」為「臣」、倒「之」為「巾」，何哉？若如其言，猶是常也，豈得為變？側「山」為「臣」，亦是象形；倒「之」為「巾」，亦是會意，豈所以解轉注哉？<sup>15</sup>

楊慎《古音後語》對於周伯琦「轉注」說的駁議，正可呼應《六書索隱·序》的評價。

在上表中，楊慎給予明代趙古則「窺班得腎，擷英尋實」的正面評價。楊慎《古音後語》亦曾表示，他與明人趙古則文字觀念的異同銜接處，其言：

趙古則《轉注論》曰：「轉注者，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。此句深詔有見。有因其意義而轉者，有但其轉其聲而無意義者，有再轉為三聲用者，有三轉為四聲用者，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。其轉之之法，則與造諧聲者相類，有轉同聲者，有轉傍聲者，有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，又有傍音、叶音不在轉注例者，吳棫《韻補》庶矣。傍音之類，迄今無書，學者引申觸類可也。自許慎以來，同意相受，『考』、『老』為轉注。鄭玄以之解經，夾溱以之而成《略》，遂失其本旨。又若『耆』、『耆』、『笱』、『溱』、『孝』、『耄』六字，皆從『老』省為義，以『旨』、『句』、『勿』、『占』、『子』、『至』聲，今夾溱以之入轉注之篇，可乎哉？又若以『日』『月』成『易』而轉為『明』，以『目』『少』作『眇』而轉為『省』，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。」……右趙古則所論，其全見《聲音文字通》，首云：「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」，此可謂思過半矣。末節所論，真中夾溱之膏肓，起叔重之廢疾也。然其云「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」，又云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不

<sup>15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古音後語》，見《函海》第十八函（臺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68年），頁11140。

在轉注例者，又非也。<sup>16</sup>

楊慎引述趙古則之語，節略自趙古則《六書本義》的「轉注論」。除「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」、「傍音、叶音不在轉注例者」外，由「思過半」、「中膏肓」、「起廢疾」評價，可看出楊慎基本上是贊同趙古則「轉注」說法，並認為許慎之說未得其旨。按黨懷興的研究，趙古則《六書本義》的「轉注」特色為：

趙氏之轉注以詞義（包括本義及假借義）的引申變化輔之以聲音的變化，

義轉而聲轉，多義多音，因音別義，實際探討的是詞義的引申變化問題。<sup>17</sup>

趙古則之所以認為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、叶音不在轉注例者」，乃由於「雙音並義」屬「同形詞」<sup>18</sup>，二字其形雖同，音義指別有異，諸類字因由不同時、空環境所造，彼此無「轉注」聯繫關係。如「杷」同為从木八聲字，可為收麥之器、木名、樂器名，但彼此卻無聯繫關係，其字「雙音」、「並義」，故不屬「轉注」。「傍音、叶音不在轉注例者」，由於「傍音」之屬，其字形、字義皆同，惟因地域之異而改其音。「叶音」為求其叶而變其讀，此類轉其聲卻無其意義的變化者不為「轉注」。

趙古則與楊慎的「轉注」差異，明人顧應祥曾言：「升庵子是編，殆取諸此，而所論傍音、叶音之類，皆轉注之極，則又古則之所未及者也。」<sup>19</sup>就楊慎而言，趙古則所謂的「雙音並義」與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皆屬於「轉注」範疇。趙古則認為由於缺少字義聯繫與變化，這些文字不為「轉注」，楊慎對此說有著不同見解，《古音後語》云：

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，皆「轉注」之極也。極則窮、窮則變、變則通，蓋「轉注」為六書之變，而「雙音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，又「轉注」之變也。若曰不為「轉注」，則當為何事？曰不在「轉注」例，則何以例之？是六書之法不盡，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。又當六書之外，別立一法以括之乎？茲余不得不辨者，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。<sup>20</sup>

楊慎此論，似未對趙古則理據進行直接說明，而是另立他說，反詰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若不屬六書，又當何為？筆者以為，楊慎於此段敘述中，已說明他與趙古則「轉注」差異原由。「雙音並義」與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之屬，楊慎稱「轉注之極」、「轉注之變」，並強調「極」、「變」關係為「極則窮、窮則變、變則通」，這說明楊慎「轉注古音」標準存在層次別異。他一方面贊同趙古則《六書本義》提出的轉注例，另一方面認為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屬於不同的「轉注」層次。楊慎並非反對趙古則對於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的說明，而是以層次別異方式將「轉注」的範疇擴大。其中關鍵在於音、義重視的不同，楊慎所謂「轉注之極」、「轉注之變」，與一般「轉注」的差異，在於「音」重於「義」。楊慎於〈轉注古音略題辭〉云：「古人恆言音義，得其音，斯得其義矣。」<sup>21</sup>又於《古音後語》言：「轉注，轉音而注義。」<sup>22</sup>「雙音並義」、「傍音」、「叶音」何以屬「轉注」？由於存在音讀差異。就楊慎而言，音讀上的差異即屬「轉注」，而「義」的聯繫關係與否，分屬「轉注」

<sup>16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古音後語》，頁 11131-11133。

<sup>17</sup>黨懷興：《宋元明六書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158。

<sup>18</sup>黨懷興：《宋元明六書學研究》，頁 158。

<sup>19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轉注古音略》，見《函海》第十八函（臺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68 年），頁 10936。

<sup>20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古音後語》，頁 11133-11134。

<sup>21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轉注古音略》，頁 10940。

<sup>22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古音後語》，頁 11133。

的不同層次。這種觀念，影響著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，他於〈答李仁夫論轉注書〉中言：

故凡見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，悉謂之「古音轉注」。<sup>23</sup>

楊慎結合「轉注」與音韻研究，成為他的「轉注古音」之說，楊慎「轉注古音」的標準為古籍中與今韻殊異者，此標準未包括字義關係，古今異音屬「轉注古音」範疇，字義是否聯繫，分別為「轉注古音」的不同層次，判斷是否屬「轉注古音」，直以擇取古今音讀相異者即可。

### 三、《六書索隱》與楊慎小學著作的聯繫

楊慎「轉注古音」的觀念在趙古則「轉注」基礎上擴大發展，因此《六書索隱·序》對於趙古則的評價甚高。楊慎以「轉注古音」觀念，著作相關小學著作，如《轉注古音略》、《古音叢目》、《古音彙要》等。筆者以為《六書索隱》與這些著作有著密切的聯繫關係，今以《轉注古音略》、《古音彙要》為例，以表格說明與《六書索隱》考釋內容的雷同處。

#### (一)《六書索隱》與《轉注古音略》

著作出處	字形	釋文
《轉注古音略·一東》	梵	音義與「芄」同，風行木上曰芄。《集韻》：「聲也。」又見漢《衛彈碑》。字本作「蘆」，省作「芄」。陸法言讀。
《六書索隱·一東二冬》	蘆	音義與「芄」同，蘆蘆，聲也。漢《衛彈碑》。
《轉注古音略·八薺》	卯	音濟。《說文》：「事之制也。」或音卿，或即用為卿字。並非卿从良為聲，从卯為義。
《六書索隱·八薺》	𠄎	音濟。事之制也。左从𠄎，音奏，右从𠄎，音節。

#### (二)《六書索隱》與《古音彙要》

著作出處	字形	釋文
《古音彙要·二十六寢》	瘁	《說文》：所臻切，寒也。又所錦切，寒病也。唐詩：「磔毛各噤瘁」，又「肌上生瘁瘵」，又「禁瘁餘寒酒半醒」。
《六書索隱·十一真》	瘁	所臻切，寒病也。又所錦切。韓退之詩：「磔毛各噤瘁」。
《古音彙要·十三阮 十四早十五潛》	讎	與「讎」同。《石鼓文》：「原隰既坦，疆理讎讎」。《毛伯敦銘》：「予惟讎商」《邠敦》《龐敦》亦作「讎」。
《六書索隱·十五潛》	讎	《石鼓文》：「原隰既坦，疆理讎讎」，舊讀作翻，非。

上述舉例各字，可發現《六書索隱》與《轉注古音略》、《古音彙要》在文字釋義上彼此有互通之處。可見在楊慎的文字學觀念，諸本小學著作乃互成體系。《六書索隱》在論其文字考釋外，亦是以其「轉注古音」為其基礎，進行相關闡發。

<sup>23</sup> (明)楊慎：〈答李仁夫論轉注書〉，見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454冊《明文海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)，頁807。

## 結語

楊慎曾於《六書索隱》序文中表達對於該作的肯定：

深於六書者，試欽玩之，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，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。  
所收之字，幸勿厭其少，可以成文定象，砭俗復古矣；所注之義，幸勿厭  
其繁，可以詁經證史，訂子匯集矣。<sup>24</sup>

從「成文定象」、「砭俗復古」、「詁經證史」等語，可見楊慎於文字學上的自信。楊慎希冀《六書索隱》為「深於六書者」玩之，亦是表明該書蘊含己身的文字學觀。在《六書索隱》中，楊慎對於各語言文字學家，有其褒貶於其中，亦是以自身文字學觀評判下的結果。楊慎以明人趙古則「轉注」觀念為基礎，進而結合「轉注」與音韻，成為「轉注古音」學說。而此一學說通貫楊慎小學著作，其中亦包含《六書索隱》。《六書索隱》為楊慎晚年之作，可謂學術後期的成熟呈現。因此，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以文字的考釋出處及蒐羅文字的齊備程度，給予《六書索隱》負面評價，則忽略了楊慎文字學術的中心觀念。

## 參考資料

### 一、古籍（依時代為序）

- （宋）夏竦：《古文四聲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（明）楊慎：《轉注古音略》，臺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68年，《函海》第18函。  
《古音後語》，臺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68年，《函海》第18函。  
《六書索隱》，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年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  
經部第189冊
- （清）黃宗羲 編：《明文海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《景印文淵閣  
四庫全書》第1454冊。
- （清）張廷玉 等撰：《明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。
- （清）紀昀、陸錫熊、孫士毅等 著 四庫全書研究所 整理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  
目（整理本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### 二、今人論著（依姓氏筆劃為序）

- 王文才、張錫厚 輯：《升庵著述序跋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林慶彰：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。
- 胡樸安：《中國文字學史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。
- 黨懷興：《宋元明六書學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年。

### 三、學術網站

小學堂：<http://xiaoxue.iis.sinica.edu.tw/>

<sup>24</sup>（明）楊慎：《六書索隱》，頁357。